

抗日情報戰

喬家才

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馬志超忠直可愛

陝西華陰縣的馬志超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的老大哥，戴雨農先生對這位老大哥非常推崇，而他對戴先生的服從和恭順，也是一般同志所不能及的。他認識戴先生遠在民國十六、七年，那時第一師師長爲徐庭瑤，第一旅旅長胡宗南，第二旅旅長黃杰。南京鷄鳴巷五十三號是胡旅長的駐京辦事處，戴先生就住在那裏。馬和胡、黃都是第一期同學，常到鷄鳴巷，因此也和戴先生成了好朋友。那時馬志超在侍從室工作，戴先生名義上是總司令部的上尉聯絡參謀，除了薪餉，領不到辦公用的文具。他所用印有總司令部字樣的信紙信封和拍發電報用的官電紙，都由馬志超代領，供給他使用。所以，馬志超老早就在幫助戴先生。

直入虎穴策反馮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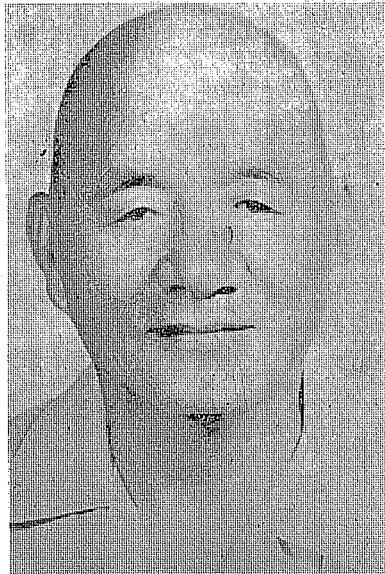
少尤，要他把萬選才的信轉給李筱蘭和石振清，好搭救萬選才的性命。

馬志超等了兩天，魏少尤要他在夜裏兩點鐘到省政府見面。原來李、石兩人正召集團長以上的軍官在開會，當場向大家介紹，他是從南京來為萬主席送信的，徵詢大家的意見。好幾位團長態度很積極，主張接受萬主席的命令，搭救他的性命。可是石振清一句話也不說，不表明態度，到軍法處給他送些食物用品，最後兩人見了面，萬選才非常感激他多日來的接濟照顧。他乘機說以利害，要萬選才給李筱蘭和石振清寫信，勸他們反正起義，好搭救自己的性命。萬被俘後，開封方面的政治由李筱蘭負責，軍事由石振清負責。萬選才給他們兩人寫信，要他們活捉馮玉祥，或鹿鍾麟，起義反正，以救他的性命。

馬志超赴開封遞送這封策反的信件，如果成功，固然是一鳴驚人的壯舉。不成功，被叛軍捉住，非殺頭不可。馬志超不在乎成功不成功，有益革命就成。他拿上萬選才的信，祕密進了開封城，住在河南大旅社。先找政務委員會的主席魏重要，向委員長保薦史銘爲蘭州公安局局長，馬志超爲西安公安局局長。那時警察局叫公安局，警察局長叫公安局長。

(三十) 戰報情日抗
河南省政府主席萬選才被中央軍俘虜，押在南京

西安公安局長趣聞



曾任交警總局局長現已故世的馬志超將軍

「俺沒有幹過公安局長，恐怕幹不來。」委員長批准馬志超出任西安公安局局長，他去看戴先生，這樣說。

「好幹！」戴先生很肯定地回答：「祇要有位好督察長和一位能幹的偵緝隊長（就是現在的刑警隊長）就成。」

「那麼公安局長幹甚麼呢？」馬志超覺得這個答覆不够明白，所以再問一句。

「公安局長坐汽車，吃大餐。」

「啊！」馬志超聽得很奇怪，忙問：「公安局長就是管坐汽車和吃大餐嗎？」

「當然！難道你連汽車都不會坐？大餐都不會吃嗎？」

我們看了前面的這段對話，好像戴先生是在說笑話。其實，這正是他教育幹部擔負重要責任的哲學，也就是他對工作的態度。戴先生能用人，善於用人，才能領導軍統局那種艱巨的責任。

他領導的機構那麼龐大，他領導的工作那麼成功，就是得力於能够延攬人才，知人善任。警察局的督察長綜覽全局的業務，有一位好督察長，可以使全局的業務有條不紊，一切處理得盡善盡美，不會出紕漏。偵緝隊長負責偵破刑事案件，防止犯罪，維持社會安全，有一位很能幹的偵緝隊長，就可使犯罪者逃不出法網，社會就有了保障。所以，一個督察局有一位好督察長和一位能幹的偵緝隊長，局長就可以高枕無憂，不是就可以坐汽車和吃大餐嗎？

對楊虎城軟硬不吃

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野心勃勃，想割據陝西，成爲他自家的地盤。馬志超以黃埔一期的資格到西安做公安局局長，多少對他有些不方便，感覺到如芒在背，好不舒服。用盡心機，想把馬志超拉攏成爲他自家的心腹。馬志超到西安不久，正遇上日本軍閥又在華北製造藉口，企圖鬧事。中央爲避免正面衝突，引起戰爭，於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命令撤消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，將政治部撤退到西安。楊虎城爲對馬志超表示好感，表示親近，在菊花園十三號他的情婦家裏請吃晚飯，點起鴉片煙燈，兩個人躺在煙燈兩旁，一邊燒煙泡，一邊談話。

「志超兄？我要請你幫個大忙了！」楊虎城說。
「報告主任！」馬志超說：「祇要主任給俺命令，不論要俺做啥，俺都會盡力去做。」

「楊虎城對你真不差呀！」姓張的同學對馬志超說：「他要你幹保安處長，我看你最好把公安局長讓出來，去幹保安處長吧！保安處處長的官兒比公安局長高得多，權力大，待遇好，可說

，怎麼捨得起叫幫忙呢？」
「曾擴情快要來西安了，政治部的人都是幹情報的。假如他們向中央亂報一陣，咱們可吃不了。你同他是黃埔同學，所以我要請你去對付他，不要讓他亂打咱們的報告，向中央說咱們的壞話。」

是名利雙收。」

「委員長是咱們的革命領袖，又是咱們的校長，校長認識學生最清楚。」馬志超回答：「他老人家認爲俺馬志超是一省的材料，就會派俺做一省的工作。假如他認爲俺是一市的材料，就祇能做一市的工作。現在既然派俺幹西安公安局局長，那就是認定俺馬志超這塊料，祇能在西安市幹幹。所以，楊虎城有心提拔俺，俺也不敢接受。」

「你這個人爲甚麼這樣頑固，死腦筋？」姓張的又說：「甚麼一省的材料，一市的材料。大都是陝西人，陝西是咱們的陝西，在咱們自家的家鄉，爲桑梓服務，幹甚麼合算，就幹甚麼。保安處長許多人搶都搶不到手，楊虎城既然願意把保安處處長交給你，爲甚麼做傻瓜，推辭不幹可以接受這番好意，不過有一個條件。」

「甚麼條件？」姓張的很高興，以爲已經說服了馬志超，趕緊詢問。

「那就是以西安市公安局局長兼陝西省保安處處長，假如顛倒過來，以保安處長來兼公安局長，俺還是不能幹。因爲公安局局長是委員長委派的呀？」

西安事變機智脫險

馬志超誠心搗蛋，明知道楊虎城的用意，却要這樣胡扯。姓張的碰了一鼻子灰，游說失敗。楊虎城既然無法把馬志超拉做心腹，恨在心裏

。等到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，楊虎城第一個要捉的人當然就有馬志超。這一天預定一清早，在革命公園檢閱一部份警察，馬志超五點鐘已經離開了家，逮捕他的軍隊撲了個空。馬志超

非常機警，聽見斷續的槍聲，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。在革命公園附近遇到一個拉人力車的，高價買下他的車子和衣服，搖身一變，成了黃包車夫，故意弄燙了一隻輪胎，表示不能拉人。他拉着空車到了蓮湖公園，把車子擱在外面，走進公園。剛好公園的花匠認識他，才設法把他隱藏起來

，逃過西安事變的生死關頭。後來他化裝成挑雞籠的，混出西安城，投奔駐在朝邑的馮欽哉部副師長郭景唐，郭也是黃埔第一期同學。

七七事變爆發前幾個月，戴先生派邱開基同雲南去工作，馬志超去做西北工作。邱開基是以走頭無路，投靠龍雲的姿態回到雲南，馬志超則去蘭州做警察局局長。他在蘭州，無疑地成了戴先生在西北的工作重心。實際上他也對黃埔同學，成了團結的樞紐，大家都叫他馬大哥而不名，排難解紛，馬大哥一言爲定。

三十二年調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，忠義救國軍前身爲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，成立於上海二八淞滬戰爭開始以後。戴先生曾經說過：「別動隊起自民間義從，草創伊始，而遽當大敵。無薪餉之奉，無官爵之榮。所憑以犧牲奮鬥者，忠義精神也。」這就是所以叫做忠義救國軍的來歷，這一支活動於京滬杭一帶的游擊隊，不但牽制

了大批敵人，使敵人不時遭受破壞襲擊，不得安寧，同時也防止了共產黨在這個地區的發展和活動。

戴先生爲要澈底整頓忠義救國軍，派馬志超爲總指揮，又派我做政治主任兼一縱隊司令，後因華北敵後工作重要，改派我爲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，前往洛陽工作，江南之行，因而作罷。

當時忠義救國軍經中美合作所美國教官訓練後，予以美國自動武器裝備，準備配合美軍在華登陸。後來美軍摧毀了日本海空軍，順利地在太平洋上，隔島進攻和佔領，可以直接進攻日本本土，才打消了在中國登陸的計劃。馬志超最大的長處，能與士兵同甘苦，忠於國家，忠於職守。以這種精神訓練部隊，使忠義救國軍更爲團結。

馬志超也能把握原則，不敢稍背戴先生的指示。這一年十月七日敵軍乘忠義救國軍改編和總指揮易人，部署未定的機會，經廣德南下，襲擊總指揮部所在地王嶺，而被佔領。馬志超中途聞訊，日夜兼程到職，九日到達，親率主力分路反攻，收復王嶺，樹立了忠義救國軍對他的信心。

後來敵以優勢兵力進攻，想消滅忠義救國軍的主力，副總指揮王春暉勇敢善戰，力主和敵人決戰。馬志超以爲忠義救國軍的主要任務，是以武力做後盾，策反偽軍，組織民衆，確保京滬杭三角地區廣大面積，不宜以主力和優勢敵人硬拼，應當避開正面，相機襲擊。在總指揮和副總指揮的意見相左情形之下，局面非常尷尬。另外一位同志告訴王春暉，馬總指揮的主張是符合戴先生的意志的，我們不應做不必要的犧牲，王春暉

才向馬總指揮表示歉意。但是馬志超始終對於王春暉勇敢善戰，贊揚不已，絲毫不以爲忤。

三十四年共產黨集中二十九個團從蘇北魯南，渡過長江，會合江南土共，進犯浙皖邊區，企圖建立天目山根據地。忠義救國軍配合國軍，奮力戰，終於把共產黨的新四軍趕回江北，江南才不爲共產黨所染指，掃除勝利還都的障礙。

交警總局正副局長

日本投降後，許多政府官員都被勝利衝昏了腦袋，戴先生知道真正的國難才開始，共產黨必然叛亂。以前對付力量不太大的共產黨，剿匪多年，尚不能肅清。現在共產黨藉抗戰而坐大，兵力超過一百萬，勢力擴展到晉、冀、魯、豫、蘇、皖、察哈爾等省，憂心如焚。他知道共產黨叛亂，第一步是破壞交通，他的對策是確保交通線，決定向委員長建議，將他的部隊改編爲交通警察，負責維護交通。建議於交通部之下設交警總局



戴笠將軍在外視察獨自凝思時之神情。

兄！」戴先

生對馬志超

說：

「交警

總局

局長

王孔安萬里壯行

王孔安和戴先生的關係，不同於一般同志，以前，他已經幫助戴先生工作；第三，戴先生一生以建立革命警察為職志，王孔安就是幫助他從事這一項工作最得力的人。

入黃埔前三人結緣



本文作者（左二）抗戰時期與中美情報人
員晤談時之情景。

至少有以下三點：第一，未入黃埔軍校以前，他們已經成為最要好的朋友；第二，特務處未成立以前，他已經幫助戴先生工作；第三，戴先生一生以建立革命警察為職志，王孔安就是幫助他從事這一項工作最得力的人。

足紳士氣派，不像是做生意的。他問明老板娘欠多少錢，立刻從衣袋裏掏出五元錢，代替還清欠賬。老板娘錢一到手，判若兩人，原來的一臉怒氣，一掃而光，立刻變成笑臉，不再那樣潑辣了。那位住客却揚長而去，連一聲「謝謝」都沒有說。

晚上，那位欠房錢的住客來到徐亮房間，互通姓名，才知道也是來考黃埔的，他叫戴徵蘭，江山人。王孔安正來看徐亮，三個人性情相投，都具備一種豪爽俠義的氣概，從此成為莫逆之交，形影不離，遨遊於廣州附近各名勝。

天字碼頭入伍生部放榜，王孔安和徐亮都錄取了，唯獨戴徵蘭名落孫山。王孔安說：「你以前叫春風，現在又叫徵蘭，都不像軍人的名字，恐怕你吃了名字的虧，最好改個名字？」

王孔安和徐亮編入黃埔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」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三營第十二連。入伍生第一團有四個營，一個機關槍連，三個直轄連，共二十個連。戴徵蘭改名戴笠字雨農，不久也考取了，編入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七連。關於戴先生改名的故事，王孔安至今還是津津樂道。

中原大戰幕後表現

一天，徐亮從外面回到宏信旅館，看見老板娘氣勢洶洶，大發雌威，截住一位正要出去的住客，索討房飯錢。她高聲嚷叫：「你今天交不出房飯錢，我就扣留下你的行李做抵押，從明天起，就請你走路，休想再住在我們這裏。」

徐亮看見這位住客，是每天都見面的熟面孔，看年齡，至少比他大七、八歲，氣宇軒昂，十

足紳士氣派，不像是做生意的。他問明老板娘欠多少錢，立刻從衣袋裏掏出五元錢，代替還清欠賬。老板娘錢一到手，判若兩人，原來的一臉怒氣，一掃而光，立刻變成笑臉，不再那樣潑辣了。那位住客却揚長而去，連一聲「謝謝」都沒有說。

足紳士氣派，不像是做生意的。他問明老板娘欠多少錢，立刻從衣袋裏掏出五元錢，代替還清欠賬。老板娘錢一到手，判若兩人，原來的一臉怒氣，一掃而光，立刻變成笑臉，不再那樣潑辣了。那位住客却揚長而去，連一聲「謝謝」都沒有說。

謂國民黨改組派的王法勤、陳公博、顧孟餘、陳樹仁等在上海發表通電，歡迎汪精衛回國，改組黨務，以後改組派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，擁護閻錫山做主席。

這時候，戴先生祇是總司令部的一個上尉聯絡參謀，除了薪餉，沒有另外的費用，也沒有組織關係，單槍匹馬，艱苦奮鬥。所有幫助他工作的人，都是基於革命熱忱，基於朋友交情，無名無利，王孔安就是最得力的一個。他幫助戴先生進行策反工作，第一個目標選定鄧寶珊，王孔安介紹李丹符給戴先生，他教李丹符攜帶總司令的委任狀，冒險去見鄧寶珊。非常幸運，沒有被殺掉。

「你不能留在我這裏，」鄧寶珊對李丹符說：「委任狀留下，你趕快回去報告總司令，我會見機行事。」後來馮玉祥調鄧寶珊增援前線，到瀋海路的蘭封作戰，鄧寶珊遲遲其行，不去認真作戰，就是戴先生進行策反的成效，閻、馮終於失敗。

另外一件策反工作，王孔安介紹他的入伍生

十二連同學柯玉珊給戴先生，進行策反馮玉祥部。馮玉祥沒有前途，自己也不會有出路，一經柯玉珊策反，就配合上韓復榘、石友三反正，瓦解了馮玉祥的內部團結。

除了策反工作，王孔安自己到了北平，冒充改組派，參加了擴大會議。那時北平有個所謂革命黃埔同學會，接納同學，拉攏參加會議。他把擴大會議的情形報告戴先生，使戴先生對於擴大

會議的情報能够了解透澈。擴大會議在北平開得很快，主要原因是閻、馮軍事上節節敗退，使擴大會議洩了氣。等到東北軍進關，祇好收場，作鳥獸散。擴大會議的分子，大部分逃往太原，歇足未穩，離開山西，再做亡命客。

王孔安因為兩件策反工作有成效，而他自己又去參加擴大會議，成績不壞，總司令特發獎金四百元，這就是他幫助戴先生工作，所得到的僅有報酬和最大的榮譽。

杭州警校與特警班

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年）戴先生主持復興社特務處後，王孔安一度負責鷄鳴巷五十三號的祕書工作。十月戴先生奉委員長命令，任浙江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，負責整頓浙江警校。戴先生一生最大的抱負，就是建立革命的警察，負起安定社會，保障人民的責任。杭州警校和杭州市會警察局，都成了他建警的基地。最初協助他從事這項工作的同志是趙龍文、史銘、鄧玉坤、胡國振、簡樸等。而王孔安則以特派員辦公室書記長，負了實際聯繫的責任。

浙江警官學校係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朱家驥先生主持浙江省政府時所創辦的，朱先生自兼校長。最早的一期為速成科，多半係軍官轉業的，有黃浦四、五期的同學。戴先生任政治特派員以後，校長為王固磐，後為趙龍文，教務主任先是趙龍文，後為鄧玉坤；訓育主任先是史銘，後為柯建安，政治教官為簡樸等。協助戴先生完成建立革命警察的抱負，以浙江警官學校為基地，先培養革命警察幹部，腳踏實地，一步一步做下去。

，王孔安成了最重要的角色。

特務處的幹部訓練班也設在杭州，以警校為大會議洩了氣。後遷黔陽，最後遷息烽。二十七年又在蘭州設立特警訓練班，吸收西北及北方逃到後方的青年，前後訓練六期，劉璠、王孔安、廖華平、胡國振、陳宜生、劉忠雲分任各期副主任。蘭州訓練班訓練戰時幹部，成就非常偉大。

三萬里壯行的強者

三十一年財政部增設緝私署，戴先生兼任署長，各省設緝私處，處長多以黃浦同學充任，王孔安任寧夏緝私處長。西北情形特殊，寧夏和青海兩省多為回教徒。王孔安在寧夏工作，與兩省的回教領袖建立了深厚友誼，使戴先生在西北的工作基礎，十分鞏固。後王孔安任甘肅省政府委員兼保安司令。大陸變色，經帕米爾高原、巴基斯坦、印度來台，著有「壯行三萬里」。後又著「長春論」，專講養生之道。